

焦點評論

方靖之

近日上水和沙田的所謂遊行，一如所料再次爆發嚴重暴力衝突，在衝突中一班為數幾百人的暴徒，猶如瘋狗一般暴力襲擊警員，在記者面前就裝可憐，讓一些記者打掩護，在見到警員落單時就撲過去殘暴襲擊，導致多名警員嚴重受傷，暴徒的冷血和兇暴完全表露無遺。現在的形勢已經很明顯，這些暴徒已經不是為了表達什麼政見，而是要針對警員進行暴力襲擊，一方面為了打壓警權，打擊香港的執法力量；另一方面是通過無日無之的暴力衝擊，脅迫政府宣布特赦，讓這班暴徒可以逍遙法外。如果政府就範，香港法治將蕩然無存，警員的血也會白流。暴徒妄想用暴力脅迫特赦，想也不用想！等待他們的不會是一個「變天」的香港，而是漫長的牢獄刑期。

「十八區暴動」早有劇本

其實，現在所謂十八區遊行，應該正名為「十八區暴動」。每一次的行動劇本已經寫好，先由一些反對派團體和人士向警方申請「和平」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之後反對派的輿論機器鋪天蓋地宣傳，利用所謂地區議題吸引市民參與。在遊行當中，暴徒藏身於遊行隊伍之中，而其他人則負責將幕後勢力提供的各種武器、防具等，以至醫療物品搬到衝擊前線，為之後的暴力衝擊準備。

當主辦單位宣布遊行結束後，暴徒隨即出來製造混亂，例如指責被人拍照，然後追打該人，藉此點起火頭；又或者故意在路上聚集不散，變相「佔領」迫使警方清場，總之其目的就是製造衝突。之後，一班

全副裝備的暴徒一邊利用遊行人士作掩護，一邊又有一班友好傳媒衝在前線為他們提供保護傘，而一些反對派議員也會適時現身，不斷阻撓警隊行動，形成暴徒與警察對峙局面。當警方進行清場時，一班記者及議員就會大叫「警察打人」，一些記者更會用手上相機不斷拍攝警員，令警員投鼠忌器，暴徒得以趁勢搗亂及游竄。

在周日的沙田衝擊中，暴徒更有計劃地逃至新城市廣場，利用商場空間對警員進行突襲。一如以往，暴徒在見到勢色不對隨即四處逃亡，加上有現場的記者和議員作掩護，其逃走自然是事半功倍。這一套衝擊模式其實已成為每次遊行的「必備動作」，未來的遊行相信也會不斷上演，暴徒目的就是要通過不斷的暴力，打擊警隊，打擊政府執法意志，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接連的暴動正是暴徒狂妄的挑釁。

反對派至今仍在糾纏所謂「五大訴求」，但在這些訴求之中只有一樣對他們最重要，就是特赦暴徒，其他訴求都不是主要，所以他們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律政司，就是要迫使律政司不作檢控，迫特首對暴徒進行特赦，讓暴徒不需為近日接連的暴力衝擊承擔任何刑責，可以逍遙法外。而且，他們針對的不只是這場風波的特赦，此例一開，將來暴徒任何暴力衝擊行動，再發動「佔領」行動，他們都可以照辦煮碗，通過暴力威脅，要求政府特赦，這樣等如給予他們暴力的「免罪金牌」，讓暴徒可以視法律如無物，可以動輒發動衝擊，屆時香港將變成「九反之地」，特區政府還如何管治？這才是暴徒真正目的，這才是所謂「特赦論」最陰險之處，這一步一退，香港將會萬劫不復。

對於當前亂局，不能以拖待變，不能期望反對派

及暴徒良心發現。尤其是反對派為了選舉利益，為了爭取這些暴徒票源，已經放棄了良知和理智，以前對於如此嚴重暴力，反對派就算不譴責至少也會劃清界線，但現在反對派已投向暴徒一邊，為了政治利益淪為暴徒一夥，對於這些人外界自然不必有多少期望。現在要解決亂局，首要是化繁為簡，不要為各種政治口號、政治訴求誤導，尤其是一些所謂高官，在任時無所事事，退任後卻指點江山，但所提建議不但對不中重點，反而造成更多爭議，這些人不是無料就是存心靠害。

做好兩項工作化解亂局

政府要解決危機現在主要做好兩項工作：硬的更硬，軟的更軟。根據這幾次衝擊，真正的暴徒不過幾百人，只要在下次衝擊前做好部署，加派人手，相信可以拘捕大批暴徒，很快就可以將這些暴徒全部拘捕，並且立即作出檢控。

至於軟的更軟，就是特區政府必須主動出來解決問題，出來回應市民的各種訴求，包括經濟民生的訴求，也包括各種地區議題，這些議題市民已經提出了很長時間，為什麼一直未有處理？特區政府現在應集中處理好幾個市民關心議題，顯示特區政府重視民意、尊重民意，現在是政府「作為」的時候。反對派就是希望特區政府失去管治意志，讓他們可以予取予攜。這是一場政治意志的較量，就如當年「佔中」一樣，誰有更大意志，誰才可以笑到最後，但有一樣是可以百分百肯定，暴徒妄想用暴力脅迫特赦，想也不用想。

資深評論員

法律不會輕饒香港的暴力襲警者

環時社評

香港14日的遊行示威再次演變成暴力，當天晚上在沙田的新城市廣場發生示威者與警察的衝突，一些示威者圍毆警察的場景非常令人震驚。據官方消息，共有超過10名警察受傷。媒體的報道說，至少有2名警察有手指被折斷。警察的斷指是施暴者對香港法治的羞辱。

香港的混亂正呈現出失控之勢。示威者最初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目的達到了，但現在抗議的目標已經延伸，抗議的方式夾雜了越來越多的暴力行徑。

香港警方為了守護這座城市的秩序盡了最大努力，一些暴徒正在利用警察的克制，犯下任何法治社會都不能容忍的罪行。

一些視頻所展示的沙田新城市廣場裏圍毆警察的情景，與人們以往對香港的認識完全對不上號。它們更像是利比亞、敘利亞或是海地的騷亂表現。近來香港出現「人肉」執法警察、威脅媒體機構等極端現象，這一切都與民主多元價值背道而馳。

香港抗議活動的暴力化嚴重打擊了法律的權威。如果香港局勢就這麼演變下去，這座城市最終可能喪失掉競爭力，那將成為香港最大的噩夢。

我們不相信香港廣大市民願意自己的城市從一個經濟繁榮的社會扭曲成為極端政治肆虐之地。激進反對派在錯估香港的民意，即使在香港的體制下，他們恣意妄為的空間也不是無限的。而一旦把矛頭指向《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他們必將撞上一堵強大的牆。

我們要再次正告那些對警察施暴的示威者，他們被小場景裏以及暫時的氣氛所迷惑，他們的那份囂張只能是瞬間和短暫的，歷史給他們準備了足夠的懲罰。施暴者跑得了初一，跑不掉十五，這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正義法則，是鐵律。

沒有一個法治社會能夠容忍被暴力主導。在當下的香港，一些人施暴後為了給自己脫責，要求政府承諾不追究他們施暴的責任。我們想從全人類的經驗告訴他們：這是痴人說夢。因為那將造成可怕的政治潰瘍，法治不允許那樣的承諾。

修例已經停止，香港應該盡快平靜下來。一些人幹了違法的事，必將受到懲罰，他們不可錯上加錯，試圖繼續攪亂香港，把整個城市變成他們為自己脫責的人質。

香港回歸後總體是穩定的，一些極端反對派人士既猖狂，又短視幼稚。他們當前表現出的不可一世在歷史面前是非常脆弱、可笑的。最後奉勸他們一句：多敬畏法律，多遵守規則，多理解國家的強大。不要繼續破壞香港法治，而要為香港盡快恢復秩序盡一分力量。

本文為《環球時報》社評



▲暴徒血腥襲警，罪不可恕

資料圖片

有話要說

高當仁

沙田新城市廣場前晚發生的警民衝突，警察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有落單警員被十多名暴徒瘋狂圍毆，甚至有警員遭咬斷手指，這只能以「慘烈」二字形容。今次衝突將會是一個重大轉捩點，象徵了反修例風波爆發一個多月來的兩個重大變化。

首先，是今次衝突象徵了街頭暴力的進一步擴散，室內場所從此不再是安全的代名詞。過去一個多月，儘管各種遊行示威後總免不了大大小小的衝突，但至少這些都發生在戶外，且由於大多情況封路的關係，某程度與一般市民的生活圈分隔開來。但今次新城市廣場衝突，卻發生在一個完全與反修例、抗爭、暴力等事無關的地方。新城市廣場不過是普通市民平日逛街、吃飯、娛樂的地方，但偏偏在這裏，竟爆發了本月以來最嚴重和最大規模的衝突，一個本供人輕鬆娛樂的地方，卻變成了濺血的戰場。

何以私人地方不能執法

究其原因，是有部分暴徒在警方驅散時逃入商場，從高空向樓下的警員投擲磚頭、雨傘及其他硬物雜物，甚至危及記者及途人，警員因而進入商場展開執法行動。但隨後卻有人質疑，說新城市廣場是私人

地方，示威者一旦進入後便變回「普通市民」，警方在商場沒有報警的情況下，擅自進入商場拘捕「普通市民」是違法的。

也許是筆者不諳法理，但既然有人提出這種意見，為免引起更多爭議，那以後乾脆這麼辦吧：逢有賊人在街上打劫，然後逃到商場、商舖，甚至屋苑等私人地方，即使該賊人在內挾持住多名無辜平民，他都只是一位「普通市民」，除非人質找到機會報警，否則警方都不能擅自進入私人地方。那就可以避免爭議，不會拘捕到「普通市民」了。

即使不是法律專家，但這種說法的荒謬之處，也不用筆者多說了吧！昨日凌晨警務處處長被傳媒問及類似問題時，亦反問道：「如果我們發現一些違法行為，而干犯了這些違法行為的人走進了商場，我們是不是有責任，繼續跟進並作出拘捕行動呢？」人們先要問的，不是警方為何擅自進入商場，而是為何可以容忍有暴徒在商場做出違法行為，而不須付上任何責任。如果商場等於法外之地這個說法能成立，那商場不正是最危險的地方嗎？

第二個重大改變，是暴徒們摘下了「和理非」面具，連「自衛」的藉口也不必搬出，便喪心病狂地襲擊警察。從新聞片段中，可見一名警員只是站在扶手電梯上，也沒有對示威者做什麼，便被人從後一腳

踢下電梯。把人踢下電梯本身已經是嚴重刑事罪行了，但該名警員滾下電梯後，旋即再有十多人蜂擁而上追打，而且不是一般的「拳打腳踢」，選用雨傘尖端狂刺和鐵通狂打，幾欲置人於死地。

支持警隊果斷執法

有反對派人士說，這是警方過去暴力對待示威者的「報應」，是咎由自取。與其反駁，不如舉個例子。各位讀者想必還記得五年前「佔中」期間的曾健超案吧！當時七名警員對曾健超行「私刑」，即使事前曾健超曾向警員淋尿，惟反對派卻指在任何情況，私下的暴力都不能被容許。但當被打的人變成是警察時，同一班人今日的口臉便變成「先撿者賤」，這是無恥的雙重標準。

警方需要明白，從此以後，他們需要面對的，是一班毫無底線的暴徒。他們不怕觸犯法律，也不懼雙手沾滿鮮血。在他們眼裏，警察是敵人，是不得不打倒的仇敵，即使警方對他們再禮貌、再客氣，他們也不會回報絲毫善意。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建議，應盡早動用水炮車驅散人群。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值得警隊高層慎重考慮，畢竟裝備以高價買回來，就是要用的。

香港缺少的不是民主，是治理

我懷疑他們沒有常識。

從1843年由港英政府開始管治香港，到1997年回歸祖國，這155年間，英國一直把香港當做「殖民地」來管治，而不是什麼民主政體；香港人是英王的臣民而不是英國公民。

只有等到港英管治即將壽終正寢的時候，港英政府才突然改惡從善，一下子把香港人政治的期待提高到沒有任何政府能夠滿足的程度。

今天的香港人是公民，是中國公民。他們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權利與港英時期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比內地中國公民享有更多的權利。還想指望什麼呢？

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而是更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離不開政治代表，但它們並不是同義詞。

許多香港青年之所以上街遊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挫敗感，而造成這種挫敗感的是他們對未來失去了信心。香港的平凡百姓幾乎不可能買得起房，甚至稍微體面點的房子連租都租不起，其引發的社會後果遠遠超過住房問題。要實現政治穩定，就需要廣大的利益與體制緊密相關的有產階級。2018年，香港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49%。而在新加坡，這個比例是91%。

我懷疑在所有香港人裏面，唯一讓英國在意的是那些商業大亨。只要他們象徵性地服從港英政府，基本上就隨便他們怎麼發橫財也沒人管，他們發財倫敦也跟着發財。香港老百姓之所以能享受到一些權利，完全是因為港英要為商業大亨創造發財的條件，只是順便讓普通人沾了光。

香港回歸之後，這些商業大亨的權力沒有被剝奪，但他們大部分財富可能已經不在香港了。正是他們的權力阻撓了香港改善治理，以及制定合理的住房政

策。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普通香港民眾的憤怒和挫敗感竟然沒有直接指向這些富豪。

我不認為北京方面會直接干預來穩定香港，因為這樣做對香港是一個嚴重打擊。同樣，我也不認為中國政府的耐心是無限的。

香港穩定裨益亞洲

長遠來看，發生在香港的事端只會使中國政府堅定決心好好整治這塊地方，否則就無法無天了。不採取措施將對中國的統一造成更大的影響，特別是未來還要用「一國」的框架解決台灣問題。與「一國」相比，香港能不能維持繁榮，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個次要的考慮。

人們經常把新加坡和香港看作競爭對手。兩者當然有某種競爭關係。新加坡可能因為香港的麻煩獲得一些短期利益，不過真正深謀遠慮的新加坡人明白，穩定繁榮的香港才符合新加坡乃至整個地區的長遠利益。新加坡對香港報以同情，這如同你的朋友或親人感到絕望地想自殺時，你向他表示同情。大多數新加坡人絕不會效仿香港人。與香港不同，新加坡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們只能期望香港能在干預到來之前自行穩定下來。

示威者要明白一件事，修訂《逃犯條例》恰恰是在強調「兩制」。否則，既然都「一國」了還修訂什麼呢？另外，無論修不修訂條例，難道逃犯躲在香港就能躲掉內地的法網嗎？

註：原文刊於7月10日《南華早報》，原題為《嚴峻的真相：香港抗議逃犯條例沒有任何意義》，小題為編輯所加，內文略為刪節（翻譯：范莉）

新加坡前外交官

文章選刊

比拉哈里·考斯甘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香港的街頭運動仍在繼續，儘管引發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已暫緩。這場街頭政治運動是2014年「佔中」的新階段。

造成兩場街頭運動的直接原因或許有差別，但同樣之處在於它們都源自許多香港人的焦慮，他們擔心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支配。我不知道這樣的街頭運動要持續到什麼時候，但我很確定它最終會達成什麼效果：一事無成！

自從19世紀末晚清以來，不管中國實行帝制、共和制還是共產主義制度，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向來建立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我認為中國中央政府不會急於直接管控香港，但它也絕不會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做出任何妥協。

暴力示威破壞「一國」

在香港和西方人士看來，「一國兩制」這四個字的重點在於後兩個字「兩制」，但中國中央政府顯然更在乎「一國」。北京方面願意容忍「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不受影響。但香港示威者——尤其是那些違法、訴諸暴力的人——恰恰在破壞「一國」這個前提。

北京方面不會貿然採取行動。內地有更大、更迫切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因為中美貿易戰而變得更加突出，所以在香港問題上可以等。畢竟，香港會去哪裏？香港又能去哪裏？它無處可去。除了翻翻嘴皮，哪個國家會真的給示威者提供實際支持？沒有國家。

西方人在看待香港問題時，一般都將其解讀為香港人在要求更多權利與自由。也許香港人確實想要更多民主。我覺得他們的理想主義和勇氣固然可嘉，但

